宗山讀周易記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淙山讀周易卷十六

宋 方寔孫 撰

下經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序卦兑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疏云王能渙難而亨可以至于建立宗廟利涉大川疏云德洽神人可濟大難利貞疏云大難既散宜以正道而柔集之伊川曰合渙散之道在乎貞固也

大難渙散之後利在貞固而能守九五爻曰渙王居无咎是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伊川曰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于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位乎外而上同于五之中巽順于五乃上同也童溪曰有所謂剛柔共濟之才而後致渙道之亨楊氏曰一則亨乎險中一則出乎險外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伊川曰當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則至于有廟乃是在其中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伊川曰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

渙卦坎下巽上所以亨者由九二以剛來而不窮能亨于坎險之中六四以柔得位出乎坎險之外而上同于九五九五以剛中之道而處巽上之中是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之象也又言初六六三能與九二同出于坎險之中有利涉大川之象凡乘木者皆有功也王假有廟則知宗廟以得人而安又欲以至誠之道而收合人心譬如利涉大川烝徒共楫非獨力之所能濟初六言吉九二言悔亡六三言无悔六四言

元吉渙卦下四爻皆有剛柔共濟之才即象所謂乘木有功者也九五曰渙王居无咎功歸于王有居之之道也上九曰渙其血去成功之後為自保計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已有也渙卦風行水上有舟楫之象行于水上者舟楫也行舟楫者人也其遇風者天也故卦曰王假有廟以見其祖宗之靈卦象曰先王以亨于帝立廟又欲歸功于天不專歸于宗廟也為人臣者豈敢自以為有功哉此上九去逖之所以无咎

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伊川曰為卦巽上坎下風行于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疏云先王以渙然无難之時享于上帝以告太平建立宗廟以祭祖考誠齋曰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畧象曰享于帝舉其詳不獨歸功于祖考當歸功于天享于帝昊天有成命是也立廟清廟是也潘氏曰萃與渙皆取宗廟為義

初六用拯馬壯吉伊川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初獨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于渙也童溪曰初六之才順有餘矣所不足者健也故必馬壯而後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伊川曰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初六爻獨不言渙者初六以陰柔之才當渙之初在坎下之下力未足以濟渙也九二在上陽剛而健為初六者唯能上從九二以共救險難有用拯馬壯之象所以吉而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伊川曰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也又曰奔急往也童溪曰机即二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疏云違難奔散願得所安奔初獲安是得其願也

九二在坎險之中勢已急矣唯能以剛健之才應于

九五急就所安出于險中以得所願九五亦有所憑以爲安是机之象也所以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番氏曰居下之上有應于外將以身濟渙也

六三在坎上之上欲出于險外故以身濟渙而无悔才雖陰柔志亦可嘉也

六四渙其羣无咎伊川曰以巽順之正道輔陽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伊川曰丘聚之大也夷平常也

方渙散而能致大聚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知孰能如此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伊川曰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

六四屬于巽體當渙散之時以順道而收合衆心下接初六九二六三而與之共濟是渙其羣者也故得大吉出于坎險由涉川而至于有丘之地匪夷所思又知九五之為尊歸功于上巽順于下愈見六四之為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伊川曰當使號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浹于四體則信從而服矣童溪

曰謂其號令一渙而不復反汗也　渙王居无咎注云為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誠齋曰居之為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還之謂也如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无災咎矣

九五為渙之主當渙散之初能以巽順中正之道收合人心汗其大號一出而不復反及渙功已成又有居之之道不使人心復至于渙散所以能保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疏云血傷也逖遠也上九處于卦上最遠于險不近侵害是能散其憂傷去而遠出者也童溪曰渙其血則能遠去禍害而无所傷矣此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大夫蠡去

越之時也象曰渙其血遠害也伊川曰謂能遠害則无咎也

當渙功已成之時歸功于九五唯王居之可以无咎上九在渙體之外所以不敢自居其功也渙其血去必欲遠出而後可以无咎是巽順之極者也向使當渙散之初難猶未散險猶未出徒欲遠去以為保身之計則不得為无咎矣

䷻ 兌下坎上

節亨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伊川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苦節

不可貞伊川曰節貴適中過則苦矣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伊川曰事有節則能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誠齋曰坎陽兌陰故曰剛柔分二五皆以陽居中故曰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伊川曰節至于極而苦則不可堅固說以行險伊川曰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于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伊川曰五尊位也中正以通伊川曰中正則通過則苦矣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伊川曰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于傷財害民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伊川曰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伊川曰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誠齋曰約民以制以制為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為制也故以制數度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童溪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伊川曰戶庭戶外之庭又曰當節之初戒之謹守不出戶庭則无咎也童溪曰此固居陋巷之時也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伊川曰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

初九陽微在下當節之初知時通塞未可以出則不出戶庭能自謹守所以无咎若可出而不出如九二之不出門庭則凶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伊川曰謂不從于五也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伊川曰失其所宜也誠齋曰初處士也二大臣也身為大臣上逢九五剛陽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數度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不可失也今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門庭之內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故失時

九二大臣應有大節應于九五中正以通曰門庭者

比于初九之户庭其廣狹不同時矣設使不出門庭拘攣固守徒狥小節于其内如公孫弘布被之類无補于時是失時之極而凶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注云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已所致無所怨咎故曰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伊川曰節則可以免過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六三處兑下之上說過乎中不能自節終至哀嗟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伊川曰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伊川曰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

六四處坎上之下而節其上艱且險矣幸遇九五為甘節之主故六四安節得以中正之道順承其上所以亨也節卦六爻唯六四言亨是節之所以亨者由六四承九五也

九五甘節吉注云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為節而不苦非甘而何往有尚疏云以此而行所往皆有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伊川曰在

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又曰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

節者欲其中節節而得中非但謂損節也九五居中位而行正道不失于苦節人能以中道而節天下使人樂從如嗜甘味是節之甘美者也可以常行而往有嘉尚與上六苦節終窮而凶者不同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伊川曰上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伊川曰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于窮極矣

上六處上卦而不中過于苦節則其道必至于窮而不通雖貞亦凶況未必貞乎其有悔可知矣然道窮則變猶冀其知悔而可以无凶也故曰悔亡

䷼ 兌下巽上

中孚 孚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伊川曰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中實亦為孚之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伊川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孚堅固故利乎貞也

中孚卦有取于乘木舟虛之象舟虛則不至于沉溺豚魚不得以為害于人中孚之信及于豚魚此其驗也故利涉大川可以貞固而吉矣中孚卦他爻皆不言孚唯九五爻曰有孚攣如九五為孚之主剛實在中乃他爻之所同應也然陽剛而實者君子之象陰柔而虛者小人之象初九爻曰志未變也九二爻曰中心願也初九欲從九二以應于九五皆陽爻也其中實也可知矣六三爻曰或鼓或罷六四爻曰月幾

望馬匹亡无咎六三六四以陰爻而居卦體之中皆是陰虛有小人之象因其陰虛而感之以實譬如乘木舟虛而有利涉之實用信及豚魚豚魚猶可化也況小人乎彖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能化小人則虛可使實議獄緩死欲待小人之自服是中孚之道也上九爻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聲虛而高亦為陽爻者之戒非但戒陰虛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伊川曰二柔在內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

中中實為孚之象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伊川曰上巽下說為上有至誠以巽順于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國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伊川曰信能及于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司馬曰豚魚幽賤无知之物也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而況人乎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伊川曰舟虛則无沉覆之患卦虛中為虛舟之象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伊川曰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童溪曰誠者天之道也

乃應乎天以實而不以虛故上九爻有翰音登于天之戒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伊川曰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為中孚之象又曰水體虛故風能入

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以議獄緩死伊川曰君子之于議獄盡其忠而已于決死極其惻而已故誠意常求于緩緩寬也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初九虞吉伊川曰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之有它不燕伊川曰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伊川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志未變也唯應于六四而无他志所以為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和胡卧反）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下池反伊川曰二剛實于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于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于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誠齋曰鶴祥禽也以喻九二之賢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伊川曰中心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

九二應于九五君臣相得恩猶父子譬如鶴鳴子和出于中心之所願從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君臣之閒曰吾與爾情親意密不事形迹此二五之所以為

中實也

六三得敵伊川曰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伊川曰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繫乎所信也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伊川曰居不當位故无所主

六三應于上九非不得對敵也然處不當位而在兌下之上說不得中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未能自信易變于外可見陰虛而中无所主也唯在所以感之者何如耳

六四月幾望伊川曰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无咎伊川曰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于初則不一而害于孚為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伊川曰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應也潘氏曰舍初事五亡其匹類而從上也

六四以陰虛而近于九五如月幾望不可過盈矣唯能以巽體而上從九五亡其匹類不下係于初九有馬匹亡之象所以无咎六四雖是陰虛以順為賓上與九五同屬于巽體故六四爻曰无咎九五爻亦曰

无咎以見其有孚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伊川曰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伊川曰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九五位得中道有孚攣如不可解于外由有孚在其中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疏云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上九處信之終信終則衰也信衰則詐起而忠篤內喪華美外揚若鳥之翰音登于天虛聲遠聞也白雲曰聲之虛不足以有為

也以是為貞則凶矣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疏云虛聲无實何可長久

中孚以剛實為義九二爻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聲在下而有實不惡其為在陰也上九在中孚之外處巽上之上為風愈高无實如翰音之登于天何可長久故曰貞凶所以為陽爻虛高者之戒小過在于中孚之後亦曰飛鳥之音不宜上宜下可以互見其意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伊川曰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

常也蓋為小者過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又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于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伊川曰過所以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注云飛鳥遺其音聲哀以求處上愈无所適下則得安愈上則愈窮莫若飛鳥也疏云遺失也鳥之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故知遺音即哀聲也伊川曰飛鳥遺之音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注云小者謂凡諸小事也過于小事而通者也伊川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為小事過過之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為小過

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伊川曰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乃所謂正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伊川曰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有飛鳥之象焉潘氏曰上下四陰羽翼象輕而飛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注云上則乘剛逆也下則承陽順也施過于不順凶莫大焉施過于順過更變而為吉也疏云就六五乘九四之剛六二承九三之陽釋所以不宜上宜下大吉之義也伊川曰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伊川曰雷震于山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伊川曰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誠齋曰初六陰柔之小人當有進躐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之必速墮也

上六爻曰飛鳥離之凶是上六有飛鳥凶之象也初六陰柔而躁故亦有飛鳥以凶之戒不可如何唯屬于艮體能止于下卦之下見其不可知難而止若夫

上六之離于凶即卦所謂不宜上而宜下者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伊川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于三四故過四而過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伊川曰謂上進而不凌及其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君臣之分則其咎也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伊川曰不可過臣之分也

六二應于六五當小過之時臣不可以過乎君故君子之過寧過乎恭也六五雖柔而實尊故取祖妣之象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疏云上六小人最居高顯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有戕害之凶至矣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者春秋傳曰在內曰弒在外曰戕然則戕者皆殺害之謂也言或者不必之辭也伊川曰所當過者在過防于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如是則凶矣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疏云從于小人果致凶禍將如何乎言不可如何也伊川曰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九三剛過乎中應于上六故戒之曰從或戕之凶唯屬于艮體知止于下卦而不從于上六所當過者寧過于防小人耳弗以為過也故曰弗過防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注云失位在下不能過者也以其不能過故得合于免咎之宜童溪曰唯以謹守自處為本故先之以无咎之辭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注云以此自守免咎可也以斯攸往危之道也潘氏曰九四之遇六五君柔臣剛也四勿用過其剛乃可遇之也過剛以往則危厲必須謹戒勿用其剛乃得永正也象曰勿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潘氏曰位不當故有是戒過剛以往豈可長哉

九四近于六五處不當位所以得无咎者由其勿過而遇于六五也屬于震體而能懼故知有往厲之戒過剛以往終不可長唯以九居四貞而守靜退處于

六五之下勿過用其剛所當過者寧過于永貞耳故曰勿用永貞九三九四爻皆剛失位而不中矯枉之過所以就正也故小過卦為下篇之正九三九四皆言弗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注云小過者小者過于大也六得五位陰之盛也故密雲不雨至于西郊也夫雨者陰布于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烝而為雨今艮止于下而不交焉故不雨也是故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雖陰盛于上未能行其施也伊川曰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 公弋取彼在穴 注云弋射

也在穴者隱伏之物也潘氏曰公大臣也君德之柔如此大臣當弋取巖穴之賢以輔之也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伊川曰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

六五柔得君位而為小過之主小者過于大者也文兼言公者是周公抱少主之象也當小過之時君德柔弱未能施行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為大臣者當弋取巖穴之賢者以共輔之陰陽和合終有遇雨之望謂密雲已升而上也豈非周公望成王之意乎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疏云上六處小過之極是小人之過遂至上極而不知限至于亢者也過至于亢无所復遇過故曰弗遇過之也以小人之身過而勿遇必遭羅網其猶飛鳥飛而无託必離矰繳故曰飛鳥離之凶也過亢離凶是謂自災而致眚復何言哉伊川曰災者天殃眚者人為豈唯人災天眚亦至其凶可知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疏云已亢者釋所以弗遇過之以其已在亢極之地故也

上六處過之極勿以理遇而過之故曰勿遇過之與九四爻所謂勿過遇之者正相反也處于六五之上以臣而過乎君震動而極其亢而凶也可知矣譬如

鳥飛于上自以為高不可及乃終離于矰繳而不得免是自取災眚者也其王莽董卓之徒乎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疏云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稱萬事皆濟故以既濟為名既萬事皆濟若小者不通則有所未濟故曰既濟亨小也小者尚亨何況于大則大小剛柔各當其位皆得其所當此之時非正不利故曰利貞也但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慎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于終極則危亂及之故曰初吉終亂也伊川曰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白雲曰六爻皆應皆得正位在六十四卦之中

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既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童溪曰夫既濟之道所利者貞故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陰陽各當其位此正也又曰既濟之初離明在下无所不燭六二之柔來濟夫剛得中而亨此既濟之初所以吉也及其終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復有所事故以廢怠而止而坎難復作也

九五陽也六二陰也陽大而陰小既濟卦以九五而來亨于六二猶東鄰來亨于西鄰是自大者而來亨于小者故曰亨小取其以大亨小之象非若旅卦巽卦所謂小亨者也又言既濟卦有利貞之義六爻陰

陽皆正而得位也又言初吉終亂係于君子小人之用事初九曰濡其尾无咎唯初九以陽剛之君子而能從于六二柔中之大臣協力共濟所以初吉也上六曰濡其首厲唯上六以陰柔之小人當既濟之時欲乘九五于其上所以終亂也君子思患預防能治小人則終不至于亂非謂既濟之初皆吉而終皆亂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注云既濟者以皆濟為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為既濟故舉小者

以明既濟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伊川曰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白雲曰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初吉柔得中也伊川曰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伊川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于未窮不使至于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誠齋曰謂上六柔怠自畫非克終既濟之才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伊川曰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伊川曰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預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預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伊川曰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

濡其尾則不能濟司馬曰曳其輪者不速進也濡其尾後其難也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伊川曰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于極其義自无咎也

初九以陽剛之才處既濟之初知有思患預防之意曳其輪自重于下也濡其尾自顧于後也其義可以无咎與未濟卦初六之濡其尾吝者不同矣

六二婦喪其茀伊川曰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勿逐七日得伊川曰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象曰七日得以

中道也伊川曰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六二在内卦而得中婦道也猶臣道也喪其茀者无所蔽于外之象也執守中道不須追逐而七日自得七日者陽數也陰陽遇合終變而正區區得喪本无所役于外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疏云高宗者商王武丁之號也童溪曰高宗古所謂聖主也鬼方其小醜也以聖主而伐一小醜歷時滋久至于三年而僅克之則其功固不足多而在我老師費財亦已甚矣況用小人乎象曰三年克之憊也伊川曰三年克之見

其勞憊之甚潘氏曰以剛居剛過乎用剛者雖高宗之征伐猶憊況小人乎

此爻可以論坎離内外之交易言伐鬼方者二既濟九三未濟九四是也鬼方者小醜也即陰類也既濟九三重剛而不中自内卦而接于外卦之六四以陽從陰縱得所欲于外終必勞憊為六四陰醜之所累譬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猶不堪其憊況可用小人乎自古小人用兵多欲虛内以用力于外故有小人勿用之戒唯六四以柔處靜屬于坎體有漏舟之

象繻有衣袽終日戒又能限止九三于其內使知近
險之為可畏比坎離之所以既濟也
六四繻有衣袽袽女居反絲袽也注云繻宜作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疏云舟漏則濡濕所以
得濟者有衣袽也伊川曰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以備濡漏童溪曰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義終日戒伊川曰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伊川曰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
六四陰柔而坎體所以自防患于其身者如塞漏舟
必有衣袽以備濡濕其事肆而隱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疏云牛祭之盛者也禴殷春祭之名祭之薄者也九五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既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九五履正居中動不為妄修德者也苟能修德雖薄可享假有東鄰不能修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為鬼神歆享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修其德故神明降福伊川曰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注云在于合時不在于豐也　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伊川曰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也

孔穎達第四論云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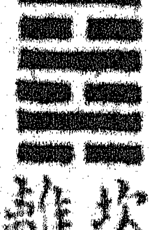
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是孔子之所疑也伊川云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今從伊川說竊謂九五下濟于六二以大而亨小譬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是六二以小者而受福實自九五大者而來也故曰吉大來也君臣同福情交意密曰東鄰西鄰者猶舜所謂臣哉隣哉之義臣之福皆受君之

福也王用大牲臣用禴祭萃卦六二已互發其義當既濟之時西鄰禴祭不敢僭王者用大牲之禮誠敬有加反受實福亦足以見文王事殷之本心也易他卦皆以五為君象唯既濟卦于九三爻言高宗伐鬼方之事于九五爻言東隣西隣之祭禮與他卦不同五為東鄰二為西鄰以見九三六四陰陽得位善處于東隣西隣之間是坎離之交人道之正也易六爻之中三四為人位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

之正也其義可見于此矣

上六濡其首厲伊川曰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以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而至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誠齋曰濡至于首則溺其身可見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為首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疏云首既被濡身將陷沒何可長久者也

上六以小人而濡其首卦所謂終亂者也未濟上九亦有濡其首之戒


坎下
離上

未濟亨 序卦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疏云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所以得通故曰未濟亨伊川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謹處白雲曰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

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伊川曰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恐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謹故勇於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謹則能亨若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童溪曰狐疑物也涉而善疑故无不濟汔幾也小狐尤其勇也然幾於濟而未濟未能出夫險中是必有以為之累者則初六濡其尾是也

未濟卦六爻皆失位陽反居陰九二九四上九是也

陰反居陽初六六三六五是也剛柔失位未能濟事故曰未濟所以亨者由六五柔而得中為文明之主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亦各有應也又言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即初六爻所謂濡其尾吝者也狐陰物也初六有小狐之象為九二者能止之于險中此九二之所以為貞吉也六三爻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六三陰柔在坎下之上險而又險若以小狐之象而推之則初六是小狐之幾濟者也六三是老狐

之未濟者故未濟六爻唯六三獨言凶也為九四者
乃能止六三于坎陰之外使之未得上進以接于六
五之君此九四之所以為貞吉悔亡六五之所以為
貞吉无悔也六五爻又曰君子之光有孚吉唯六五
屬于離體為文明之主柔而得中應于九二比于九
四皆得陽剛君子之助能使初六六三以一陰而止
于下卦不得上進以濟其私欲此未濟之所以亨也
上九與六三為應故有濡其首之戒上九爻曰有孚

失是則與六五之有孚吉者不同矣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伊川曰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注云未能出險之中伊川曰既果于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于險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注云將濟而濡其尾力竭于斯不能續終險難未足以濟也濟未濟者必有餘力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注云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疏云剛柔皆應足以相拯是有可濟之理故稱未濟不言不濟也童溪曰初六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九二九四上九皆以陽居陰此所謂不當位也然皆柔應剛剛應柔剛柔之相濟如此

初六當未濟之初在坎下之下陰躁而求濟欲從于

六三之後是小狐之象也為九二所隔濡尾而未得濟未得出于險中是九二制之于下卦也狐陰物也九二爻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有陽剛君子之象或謂九二未出坎中為小狐之象則誤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疏云火在水上不成烹飪未能濟物故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伊川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謹處于事物辨其所當各居于方謂止于其所也

初六濡其尾吝注云未濟之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於濡其尾不知紀極者

也疏云初六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而欲上之其應進則溺身如小狐之渡川濡其尾也伊川曰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潘氏曰未可濟而輕進尾不能舉卒垂而濡不知時之極小狐之謂矣

既濟卦初九爻曰濡其尾无咎陽剛在下不欲輕進自顧後患所以无咎也未濟卦初六爻曰濡其尾吝陰躁在下求濟而未能濟有小狐之象所以羞吝也

隨象不同

九二曳其輪貞吉疏云曳其輪者言其勞也濟難在正然後得吉伊川曰倒曳其輪殺其勢

綴其進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疏云九二失位而稱貞吉者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

九二應于六五臣強君弱所以為未濟之時也中以行正與六五柔中之君而為正應故曰貞吉行有不正則曳其輪于下使不得行如限止初六小狐之類亦所以行其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注云以陰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濟而求進焉喪其身也故曰征凶也潘氏曰既曰征凶又曰利涉者以失位言之則征凶以出險言之

則利涉也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伊川曰三征凶者以位不當也

六三陰躁而不中處不當位在坎下之上險而又險是陰類之最可畏者也未濟卦六爻唯六三爻言未濟又言凶者以見六三陰險而凶未有能濟人者未濟之所以亨者亦由六三止于下卦未得濟于上體也使其得濟而往則必凶矣故曰征凶利涉大川謂屬于坎體利在出險有利涉大川之象不利為陰險所陷也為九四者處坎離之交而內比于六三安得

不震懼乎故九四爻有震用伐鬼方之象可以知懼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伊川曰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有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動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是戒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疏云以其正志得行而終吉故也伊川曰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九四陽居陰位動不得中則有悔唯以九居四以剛

守靜則貞吉而悔亡比于六三以陰醜者也以陽勝
陰內知戒謹不敢窮力于外輕用其剛以自取勞憊
有震用伐鬼方之象及其久也陰醜亦不得以干正
三年成功有賞于大國則其有益于內也可知矣故
得志行而出于坎險之外限止六三亦使之不得以
上接于六五此九四之所以為貞吉也易上經始于
乾坤終于坎離下經始于咸恒則言夫婦之道終于
既濟未濟則言坎離內外之交今觀既濟九三未濟

九四皆以伐鬼方為戒則知坎離交濟貴在得中陰醜可畏與鬼无異君子以辨物居方則所居必擇不欲自斃其力以受害于鬼方是易之微意也

六五貞吉无悔注云以柔居尊處文明之盛為未濟之主故必正然後乃吉吉乃得无悔也伊川曰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而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疏云有應于二是能付物以能而不自役有君子之光華矣白雲曰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終之吉也所謂能續終者也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司馬曰五雖未濟以柔居中又有文明之德能任賢以濟難故曰君子之光光輝著明為

物所信則吉從之矣

六五應于九二比于九四皆陽剛君子之類能用君子而信之可以濟難而為邦家之光故六五與九二九四爻皆言貞吉以見其有孚而吉也象又曰其暉吉也六五爻凡三言吉以見六五之所謂吉有加而未巳此未濟之所以亨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 疏云良由信任得人不憂事廢楊氏曰群臣燕享此文武成王所以養賢之時

濡其首有孚失是 伊川曰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處也有

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如是則于有孚為失也

也伊川曰飲酒至于濡首不知節之甚也

當六五有孚吉之後樂得君子燕饗交歡有孚于飲酒飲酒有節是以有孚而无咎也苟不知節將有濡其首之禍不得謂之有孚也上九又欲應于六三陰柔之小人則有孚失是失其所謂有孚者矣後世如漢武帝唐玄宗溺于宴安荒于酒色終致禍亂即上九之濡其首者也易六十四卦始于乾卦曰不可為

首終于未濟之上九亦以飲酒濡首為戒為人上者
豈可徒以位為樂哉

淙山讀周易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淙山讀周易卷十七

宋　方實孫　撰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易之乾坤三易經卦皆八連山以艮為首歸藏以坤為首文王演易先乾後坤合于天尊地卑之義孔子為周易而作繫辭故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者言其不可易也地不得以踰乎天故坤不得以

先乎乾君臣定分亦可見于此矣故由天地而論則
乾為天坤為地由君臣而論則乾為君坤為臣君臣
一定如天地之不可以易位是文王事商之本心也
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正
與繫辭互見其義又言文王所以重易六爻者何也
初爻二爻三爻是下卦也四爻五爻上爻是上卦也
由下卦而上故曰卑高以陳由下卦而言則二為中
爻是臣位得中之象由上卦而言則五為中爻是君

位得中之象二為臣位屬于陰耦五為君位屬于陽
奇陽貴而陰賤各有定位故曰貴賤位矣唯有下上
二卦則可以備二五之中爻唯有二五中爻則可以
辨君臣貴賤之定位故繫辭曰非中爻不備者此也
言卑高而不言高卑者何也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得以生于其中乾下坤上交
則為泰乾上坤下不交則為否是君臣之情亦不可
不接也又言初爻三爻五爻其數常奇屬陽動二爻

四爻上爻其數常耦屬陰靜故曰動靜有常然乾主
乎動亦有時而靜如乾之初九九三九五是以剛而
乘動如乾之九二九四上九又是以剛而乘靜坤主
乎靜亦有時而動如坤之六二六四上六是以柔而
乘靜如坤之初六六三六五又是以柔而乘動繫辭
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
也乾坤各有動靜故乾坤亦各有六爻所以別者剛
柔不同耳剛柔者九六也九九為老陽故乾之六爻皆

用九六為老陰故坤之六爻皆用六易六十四卦自乾坤而出故三百八十四爻皆以九六迭乘于其上一者陽數坤不得以言一故初爻不謂之一而總謂之初六者陰數乾不可以言六故上爻不謂之六而揔謂之上可以見其斷然有别也故曰剛柔斷矣又言六爻各有吉凶乾道成男自坎而至于震東北方也坤道成女自巽而至于兊西南方也故曰方以類聚震為長男坎為中男艮為少男皆陽物也巽為長

女離為中女兌為少女皆陰物也男女分長中少故
曰物以羣分或聚或分六子不齊吉凶于是乎生故
曰吉凶生矣又言六爻各有變化由乾坤變化而八
卦由八卦變化而六十四卦非文王以私見而創為
是也在天成象如有日則有月之類在地成形如有
山則有澤之類天地變化有對无獨易所以有上下
卦者正所以合天地之變化也易三百八十四爻各
有吉凶人能趨吉避凶是變化之一道故曰變化見

矣又因乾坤變化而言易簡之理剛柔相軋八卦相
推有雷則有霆有風則有雨有日則有月有寒則有
暑若是其不一也天地何心哉得乾道者自成男震
坎艮是也得坤道者自成女巽離兌是也萬物資始
乾知之而已萬物資生坤作成之而已乾以易而知
坤以簡而能易三百八十四爻變化紛紛不能出于
畫奇畫耦之外可見乾坤之為易簡矣又因乾坤而
言聖人易簡之理聖人法乾之易故人易知法坤之

簡故人易從易知則有親故人皆信之易從則有功故人皆順之有親而人皆信之則可久有功而人皆順之則可大聖人亦豈屑屑然為是哉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凡賢人之德業皆聖人之所有君道逸而臣道勞也聖人法天地易簡如是而已易簡而天下各得其理天下之理得人道既立而後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是成位乎其中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

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
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
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
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
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言易之道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周聖人繫辭也孔子作上下繫人亦謂之繫辭以尊孔子之辭與周聖人等也聖人既繫辭而明吉凶又因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知吉凶有可以變化之道是故言吉凶者示人以得失之象言悔吝者示人以憂虞之象言變化者示人以進退之象言剛柔者示人

以晝夜往來之象聖人豈徒為虛辭哉皆所以為道

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

兩之故易六位而成章三才各具一中故曰三極極

者中也道以動而見天下之人不以道而動則不可

也君子觀象玩辭能得之于未動之先所居而安者

是未動之時也尊卑貴賤易有定序君子隨所居而

安平日以天自處既能觀象而玩其辭及其動也又

能觀變而玩其占无一而不與天合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不至于凶悔吝是君子之道也聖人又慮天下之人不能以皆如君子也故教人以求為君子之道彖者言乎卦之象爻者言乎時之變吉凶者言乎失得能失而復得則可以无失悔吝者言乎小疵能補過則可以无咎是故位有貴賤之序故就其序者存乎位卦有小大之義欲合其義者存乎卦吉凶于辭可見欲辨吉凶者存乎辭欲防悔吝者存乎介

介者細微也欲懼而得无咎者存乎悔悔者懲艾也
是故卦因時而有小大辭因事而有險易辭也者各
指其所之欲使人同趨乎道也又言易之道其大與
天地相當是以能徧理天地之道仰觀天文俯察地
理以象而言如日月山澤之類皆備於易即此以推
陰陽顯晦之理而知其所以然是天地不離此道也
又言易有終始原始反終知陰陽之有消長則知死
生之說精氣聚則爲物游魂散則爲變亦可以知鬼

神之情狀顯而為物者神之情狀也隱而為變者鬼之情狀也是鬼神亦不離此道也又言人與天地相似易之道即天地人之道也于人道亦无所違戾其知足以周乎萬物吉凶之道足以濟乎天下人能用易則旁行道溥不至于流失樂天者順理也知命者安分也樂天知命故无所憂安土者安所止也无所不厚是以仁存心者也故能愛是人道也以此而模量天地之化亦不是過矣程氏曰範圍俗語謂之模

量是也以此而委曲成就萬物之理亦可以无遺以此而通乎晝夜之道亦无所不知故神无方未嘗有定所易无體未嘗有定迹求其著明易見者莫如人道有父母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一陰一陽之謂道可驗于此矣繼之者善无間斷也成之者性无虧欠也是人亦不離此道也特患人不知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隨所見而知也百姓日用之而不能致其知故君子之道人鮮能知之矣聖

人欲以道而覺後知此易之所以作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言易之德天地大德曰生其生可見故曰顯諸仁變化无迹不可得而見故曰藏諸用聖人憂世天地不可以憂言也天地鼓動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故得以藏其用聖人與民同患開物成務以前民用則不得而藏矣繫辭曰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作易致用以為天下利使人各有定業无所不足故曰富有之謂大業繫辭曰易之興也周之盛德耶聖人

作易使天下之人懼以終始趨吉避凶樂于為善日新不已故曰日新之謂盛德聖人可謂有功于天下故贊之曰至矣哉又言易之為德无所不備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不已是之謂易以乾坤而言則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程氏曰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是也以數而言則極數可以知來之謂占以事而言則變通不窮之謂事以神而言則陰陽不可盡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

推而行之不可得而禦以言乎邇則靜而守之不離乎至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一物各具一乾坤无一而不備于易也又言乾靜專動直有動中之靜是以大生焉坤靜翕動闢有靜中之動是以廣生焉程氏曰坤靜翕動闢應乾開闔是也乾坤各有動靜動靜不足以盡乾坤但見其廣大生生不窮耳何從而測識之乎配者合也楊氏曰自廣大至易簡皆乾坤之德是也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

日月易簡之善配聖人之至德故觀天地四時日月
與聖人之至德則可以見乾坤矣論語曰周之德可
謂至德也已矣易所謂至德者唯文王足以當之上
文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亦所以贊聖人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言易之禮上文言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皆以贊聖人也又因崇德而有知崇禮卑之說禮者理也天尊地卑是自然之理知此理者為知故知欲崇效天之極乎高履此理者為禮故禮欲卑法地之處乎下天尊地卑

而後成易知崇禮卑而後成人人之效法天地當如是也是理也成之在人則為成性能存而又存不失其性然後道義由此而出故曰道義之門是以聖人教人必由禮也聖人見天下之賾如此其難測也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使人可以觸類而長故謂之象又見天下之動如此其難齊也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會者合于人心之義通者久而无弊之義繫辭而斷吉凶使人知有得失之報故謂之爻是以言天下之至

賾而不可惡欲同歸於善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欲同歸於治也擬合於禮而後言議合於禮而後動易三百八十四爻皆有擬議之微意行於其間如下文所舉七爻中孚九二則及於君子之言行同人九五則及於君子之出處語默大過初六則曰謹之至也謙九三則曰禮言恭乾上九則戒其亢而高節初九則取其謹而密解六三則惡其慢而暴皆是以禮教人之大旨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中孚九二爻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程氏曰鶴鳴于幽隱之中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吾有而彼亦靡慕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明之間

謹言動者欲合乎禮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同人九五爻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程氏曰中誠所同出處語默一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无所不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意味深長

出處語默以道而同者亦欲合乎禮也同人卦九五與六二為正應九三九四隔於其間二五未得以相合故有先號咷之象唯二五同心其利斷金克去小人則可以破九三九四之剛是斷金之象也蘭遠而

香者也二遠於五為九三九四所隔於其先然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雖遠必應二五亦終相遇非九三九四之所能隔此其所以後笑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大過初六爻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程氏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謹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下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謹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謹之道也謹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

謹之至者禮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謙九三爻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程氏曰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洪厚之至也言其以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所謂謙也者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

謙而恭者禮也

亢龍有悔乾上九爻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高而亢者非禮也是以有悔

不出户庭无咎節初九爻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程氏曰爻辭於節之初戒以謹守故云不出户庭則无咎也

　密而不謹者非禮也亂所以生

子曰作易者其知道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解六三爻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程氏曰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凌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又曰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之奪也

慢而暴者非禮也以上七爻皆以禮而教人唯能知禮然後可質于神故下文乃言易之神春秋時南蒯筮坤之六五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險

自此論不明上下交替尊卑貴賤不安其序往往以
易為卜筮之書險怪幽僻流弊至于假魚書以為神
占風角以為盜不可不辨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自此以下並言易之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計之天地之數凡五十五劉牧曰由天五不用大衍之數所以少天地之數五是也土旺四季易言四

象則五已在其中矣其用四十有九何也宋氏曰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是也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合于大衍之數六故用之可以揲六爻後世擲錢以代蓍則誤矣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尚存四十九策信手分左右以象兩儀是數自一而二也就右策内取一策掛於左手小指間以象三才是數自二而三也所存尚四十八策以四數約之為十二个四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十二月是數自三

而四也先揲右策數以四而又四所餘之策不一則
二不二則三不三則四扐于左手无名指間一二三
四所以為四象之生數也又揲左策如前法所餘之
策扐于左手將指間奇者所掛之一也歸奇于扐以
象閏月合所掛與所扐之策而計之不五則九是初
變得天數合于陽奇也謂五為少謂九為多置前掛
扐之策不復用矣如初變得五而置之尚存四十四
策如初變得九而置之則尚存四十策即所存之策

分為左右揲之扐之如前法合而計之不四則八謂四為少謂八為多又置所已扐之策不復用矣即所存之策分為左右揲之扐之如前法合而計之不四則八亦謂四為少謂八為多是後兩變皆得地數合于陰耦也再扐而後掛後兩變所以不掛者象五歲再閏也合三變而視多少之外尚存三十六策九个四也故九為老陽著之畫于是乎口曰重三多之外尚存二十四策六个四也故六為老陰著之畫于是乎

又曰交兩多一少之外尚存二十八策七个四也故七為少陽著之畫于是乎一曰單兩少一多之外尚存三十二策八个四也故八為少陰著之畫于是乎--曰拆六七八九所以為四象之成數也重交單拆之名是後世著揲者以意為之易未嘗有是也七為少陽自七而進于九則為老陽是陽以進為老也八為少陰自八而退于六則為老陰是陰以退為老也陽進陰退是崇陽抑陰之道也又言一三五七九天數五也

二四六八十地數五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天地皆不離乎五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五配一而為六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五配二而為七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是五配三而為八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是五配四而為九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繫辭乃言天數五地數五而不言十者何也張氏曰十者數之終也九之配也地无踰天之理孰有地而大于天者乎是也黄帝書曰土生數五成數五太玄亦

以五五為土皆是不言十之意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時塊然而已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惟能用故所以能成變化而行于鬼神又言乾卦六爻每爻三十六策六个三十六計二百一十六坤卦六爻每爻二十四策六个二十四計百四十四乾坤之策共三百六十故可以當三百六十日又言上篇始于乾下篇始于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之類凡百九十二爻以九而乘其上是取老陽三十六策百九十二个三十六計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如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之類凡百九十二爻以六而乘其上是取老陰二十四策百九十二个二十四計成四千六百單八策通計萬一千五百二十故可以當萬物之數揲蓍之策亦有遇少陽少陰者或七或八數有不同聖人作易槩以九六而乘于三百八十四爻之上雖以少陽之爻亦進而用九雖

以少陰之爻亦退而用六崇陽抑陰愈可見矣又言
大衍之數合乎天地合乎鬼神合于四時合于萬物
其所以合者又在乎人之道德易者變易也揲蓍之
始分而爲二以象兩儀又掛一以象三才又揲之以
四以象四時又歸奇于扐以象閏月是四營也故曰
四營而成易三變而成一爻卦有六爻故曰十八變
而成卦八卦先成故曰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則六十四卦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成

易者人也故有顯道神德行之說人能顯道不至于自昧又能神其德行不至于自欺問焉以言可以无愧于神故曰可與酬酢至誠如神有感必應則神亦得以通其故故曰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言神之變化又不可測唯知易道者能知之程氏

曰變如萬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无舊迹是也又言
易以道而神易有聖人之道四言者不徒尚其辭動
者不徒尚其變制器者不徒尚其象卜筮者不徒尚
其占四者皆道之所寓易有聖人之道此易之所以
神是以君子將有為有行他人皆未知之而易先知
之問焉以言隨所告而答之如響應聲无有遠近幽
深之間皆可以知來自非天下至精孰能與于此九
為老陽六為老陰九六者十五也參伍以變錯綜其

數通變為六十四卦遂成天地之文如上天下澤履
之類文至于六而極能極其數有尊卑貴賤之位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于此又言易非
思而得之也非勉而為之也寂然主靜隨其所感遂
通天下之故寂為感之體感為寂之用非天下至神
孰能與于此易所以至精至變至神者皆道也又言
聖人之道極深而見其賾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幾而
察其微故能成天下之務聖人非有私智參于其間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亦神道之自然也易之道與
聖人則一非聖人求合于易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
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
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
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言易道以聖人而神自天一以至地十天地之數塊然而已所以能冒天下者道也故曰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也易果何為哉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定
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皆聖人之道有功于易也
上文言易无為也又言其通天下之故此言易何為
者也又言其開物成務彼老氏所謂寂滅无為者異
于是矣又言易道有自然之著也卦也爻也皆非聖
人以私意而創為是也圓者流通不居蓍之德唯圓
而神故可以通天下之志方者截然一定卦之德唯
方以知故可以定天下之業易以貢者平易以與人

知六爻之義唯易以貢故可以斷天下之疑聖人知
之以此自洗濯其心退藏于密可也然聖人作易不
容以不告于民繫辭以明吉凶為民慮患故曰吉凶
與民同患察事幾于未至之先故曰神以知來明憂
患而弭其故故曰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
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聰明睿知謂其知之至
也神武不殺謂其可畏民不至于犯也聖人教人趨
吉避凶欲使之常知畏懼而不敢犯以无及于害是

神武不殺之義也吉凶倚伏是天之道召之在人是民之故聖人以天道而示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神物者蓍龜也又言聖人有自然之神心者神明之舍聖人以此齋戒其心斯可以神明其德斯可以質之于神明是聖人一身又有在我之乾坤是故闔戶取其靜密之義凡屬乎陰即是坤也闢戶取其洞達之義凡屬乎陽即是乾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象之可見者謂之象象之已形者謂之器裁

制而用謂之聖人之法利用者合精粗而言出入者
合内外而言至于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莫知其然又
見聖人之為至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
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
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

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
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
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
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

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
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
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
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
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

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言神而明之存乎人之德行易數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皆是順加一倍數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理之所在順吉而逆凶是數與理皆主乎順也又以理之極順者而言之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法象莫大乎天地高卑上下以順而位變通莫大乎四時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往來代謝以順而行崇高

莫大乎富貴以順而守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以順而成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大乎蓍龜以順而告其為順則一也亹亹者順之至也人豈可不順哉文因而言天人信順之理天生神物有蓍則有龜聖人則之而參用以卜筮天地變化有日則有月有風則有雷有山則有澤聖人效之而設卦文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則繫辭而明吉凶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于河圖四十五數洛書五

十五數之中一進一退而取大衍五十之數是聖人以順而合乎天故天亦順之也易有四象示人以天五不用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以吉凶所以斷也吉者斷乎其不可易凶者斷乎其不可從是聖人以信而合乎人故人亦信之也天人一理有感必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故舉大有上九一爻而言程氏曰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而謙遜不居也尚賢謂志從于五是也善玩易者知有信順尚賢之說

則可以見聖人作易之大意矣又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孰謂聖人之意果不盡見于言乎故以五畫而言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曰立象以盡意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故曰設卦以盡情僞辭者各指其所之故曰繫辭焉以盡言變動以利言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使民不倦神而化之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是聖人于易其意无所不盡矣大意則在于辨乾坤緼者意之所存故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

乎其中所以立之者人也乾為天道坤為地道自屯以下至于未濟凡六十二卦以扶乾坤然後乾坤得以不毀是易之道以人而立也人有功于天地聖人又有功于人故形而上者一陰一陽未有形迹故謂之道形而下者已有形迹故謂之器自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也因其化而裁制之謂之變推其道而流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曰象曰爻聖人所以教人者无不盡矣人之玩易也當何

如哉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察其卦之有小大可也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察其辭之有險易可也化而裁之存乎變當有以自度也推而行之存乎通當有以行之也神而明之則存乎人不必徒泥乎數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存乎德行不必徒泥乎言也終篇以德行為主所以申言上文顯道神德行之意

涼山讀周易卷十七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沈世政